

世界经典名著

名家短篇小说选

(四)

饶凯 陈雷 编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侯爵夫人	1
热爱生命	37
小王子	63

侯爵夫人

〔法〕乔治·桑

侯爵夫人爱上一个悲剧演员，然而，事实上她爱上的是他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他本人；此外，阶级差异也是这起爱情悲剧的根源。尽管如此，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真挚情感和情操却令人感慨。侯爵夫人不是才智横溢的。她对样样事都无知透顶，涉足上流社会对她也于事无补。据说饱经世故的妇女所特有的粗细有致、洞察入微和分寸得当，她也一概没有。恰好相反，她冒冒失失，唐突莽撞，直肠直肚，有时甚至厚皮涎脸。对于一个享乐时代的侯爵夫人，我能有的种种设想，她都统统给破坏了。但她却是个地道的侯爵夫人，她见过路易十五的宫廷；正由于她这种情况始终不过是例外，我恳请您不要在她的故事里寻找时代风俗的认真描绘。我仅仅给您叙述一些怪事，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人们之间不容置疑的感应关系，正是这些怪事促成的。在这个侯爵夫人的圈子里，我从未找到过有巨大魅力的东西。我觉得她不同凡响的，仅在于她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有惊人的记忆力，同时她的回忆表达得清晰有力。况且她像老年人那样，昨日的事过后即忘，对自己的命运毫无直接影响的事情反应十分淡漠。生性这样的女人会从中获益不浅，变得同胜过自己的女子一样漂亮。相反，侯爵夫人不幸地长得毋庸置疑地俏丽动人。我只见她的肖



像，就象所有老年妇女那样，她很会在自己卧房里摆设自己的肖像，映入人们的眼帘，她装扮成狩猎仙子，穿着虎皮花纹的缎子内衣，袖口绣有花边，手持一张檀木弓，卷发上闪烁着一把月牙珍珠发夹。无论如何，这是一幅出色的画，尤其是这是一个出色的女子；高大，苗条，褐发，黑眼珠，脸容严肃高贵，殷红的嘴唇不露笑意，双手简直要令朗巴尔亲王夫人艳羡。假若没有花边、缎子和脂粉，那真是一位高傲灵巧的仙女，凡人在密林深处或山腰上瞥见了，便会爱得痴迷，想得发疯。可是，侯爵夫人早年绝少艳遇。据她自己说，她被人看作缺乏巧思。那时，百无聊赖的男人喜欢打情卖俏，胜过爱美人本身。远不如她的女子都获得了她的崇拜者的欢心，奇怪的是，她好像对此毫不介意。她断断续续告诉过我她的身世，我不禁沉思，这颗心灵没有经历过青春，自私冷酷主宰了其他感情。不过，我看到她晚年时，周围有相当热烈的友谊：她的孙儿孙女敬爱她，她毫不张扬地乐善好施；但她不以什么原则自鸣得意。她表白从没爱过追求她的拉里厄子爵。对她的人品，我找不到其他解释。有一天傍晚，我看到她比平素话儿更多。她忧思重重。

“我亲爱的孩子，”她对我说，“拉里厄子爵患痛风症，刚刚去世；我内心十分悲痛，六十年来，我是他的朋友。再说，看到别人与世长辞，真是可怕！这并不奇怪，他已经老朽不堪！”

“他多大岁数？”我问。

“八十四岁。而我是八十；我却不像他那样体衰力弱；我该当希望比他长寿。没关系！瞧，我的几个朋友今年故



世了，说自己年轻些、壮健些也没用，看到自己的同时代人一个个辞世，不由得害怕。”

“因此，”我对她说，“您对这个可怜的拉里厄无限怀念，他爱了您六十年，不断抱怨您的严厉无情，可从不气馁，是吗？这个人是情人的楷模！这样的人再也碰不到了！”

“别这样说，”侯爵夫人带着冷冷的微笑说，“这个人总爱叹苦经，说自己不幸。他压根儿不是这样，人人都知道。”

看到侯爵夫人谈兴正浓，我便催问她关于拉里厄子爵和她本人的情况；下面就是我得到的古怪回答。

“我亲爱的孩子，我一目了然，你把我看成一个品性阴郁、喜怒无常的人。可能是这样，你自己判断吧：我这就告诉你我的全部经历，向你坦露我从不向别人透露的隐私。你属于毫无偏见的一代，你或许认为我不象我自己觉得的那么有罪；不管你对我有什么看法，但不让某个人了解我，我便死不瞑目。兴许你会给我一星半点怜悯，减轻我缅怀的惆怅。

“我在圣西尔学校长大。在那里获得的出色教育，实际上效果甚微。十六岁时我离开学校，嫁给 R 侯爵，他那年五十岁，我不敢自怨自艾，因为人人都祝贺我攀了一门好亲事，凡是没有财产的姑娘都羡慕我的命运。

“我向来思路不敏；那时节我蠢头蠢脑。那种修道院的教育，使我已经十分迟钝的智能完全麻木了。我从修道院出来时，愚笨无知，让我们变成这样还加以吹嘘，那是错上加错，这种无知往往毁了我们一生的幸福。



“果然，我婚后半年因为头脑狭窄，容纳不了多少经验，所获得的对我一无用处。我并没有学会了解生活，而是学会怀疑自身。我踏入社会时，怀着完全错误的想法，抱有成见，我一生都不能消除这些成见的后果。

“十六岁半我成了寡妇；我的婆婆因为我品性平庸，待我不错，撺掇我再嫁。我可是当真怀了孕，亡夫给我留下微薄的遗产，一旦我让遗腹子有个继父，这份遗产肯定要回归我亡夫的家庭。服丧期一过，我便被引入社交界，身边围满了献殷勤的人。当时我正二八年华，光彩照人，个个女人都说，无论面孔，还是身材，谁也比不上我。

“然而，我的丈夫是个浪荡子，年老而厌倦了一切，对我一向蔑视讥笑，娶我是为了让我尊敬他，他使我恨透了婚姻，我再也不想同意缔结新的婚约。我对生活一无所知，以为所有男人都是一个样，心肠冷酷，爱无情地挖苦，爱抚十分冷淡、令人难堪，这些曾使我受尽侮辱。纵然我头脑闭塞，可我心里亮堂，我丈夫难得的激动都是冲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去的，而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心灵放进激动中去，随后我对他来说又成了一个傻瓜，他当众因我脸红，真想要否认我是他的妻子。

“这样令人沮丧地踏入社会，使我从此看破红尘。我的心也许生来不适于这种冷漠，越加变得内向和不信任人了。我对男人既怨恨又厌恶。他们的致意对我是侮辱；我只将他们看作骗子，他们装成奴隶是为了当暴君。我认定对他们永远怨懑和仇恨。

“不需要美德时，便不会有美德；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生活习惯极其刻板，却丝毫不是品德完美的。噢！我多



么后悔没能做到品德完美呵！我多么羡慕同激情搏斗、使生活五彩缤纷的那种精神和宗教力量呵！我的这种力量多么冷冰冰，多么平淡无奇呵！我离开修道院时，看到那些年轻姑娘出于热诚和抗拒，数年如一日地保持乖觉；我为了要压抑激情，坚持内心斗争，像她们一样匍伏在地，祈祷上天，有什么不能牺牲呵！我这个不幸的女人，我来到世上要做什么？只不过是红装粉黛，抛头露脸和自我烦恼。我没有柔情蜜意，没有内疚悔恨，没有担惊受怕；我的守护天使沉沉酣睡，而不是在警觉看守。圣母和她贞洁的秘密对我毫无安慰，缺少诗意。我绝不需要上天的保护：危险不是为我而设的，我本该自负的，却感到自惭形秽。

“不瞒你说，我发觉自身这种不谈恋爱的意志蜕化成优柔寡断时，既恨自己，又恨别人。对那些催促我选个丈夫或情人的女人，我常常告诉她们，正是男人的无情无义、自私自利和粗暴无礼使我远离他们。我这样辩白时，她们当面耻笑我，叫我放心，并非所有的男人都象我年老的丈夫，他们有种种诀窍，能让人原谅他们的缺点和恶习。这样抢白令我着恼；听到别的女人发表如此粗野的见解，我怒火上升，这时我对自己是个女人，感到无地自容。有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比她们都品德高尚。

“稍后，我又痛苦地反躬自省；烦恼咬啮我的心。别人的生活很充实，我的生活却很空虚、无所事事。于是我责备自己的疯狂和异想天开；我开始相信那些有哲理头脑、笑语朗朗的女人对我所说的话，她们如实地看待她们的时代。我寻思，无知毁了我，我设想出稀奇古怪的希望，



我憧憬正直完美的男子，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一句话，以前别人对我犯下的过错，如今我归到自己名下。

“一旦女人们期望看到我不久信奉了她们的格言，信奉了她们称之为明智的东西，她们便能容忍我了。甚至不止一个人，对我寄予为她辩解的莫大希望，这种人从造作地表明守身如玉，转到披露自己的丑行，看到我给社交界作出轻浮的例子，让人能宽容她的轻浮行为，便不免庆幸。

“待到她们看出这实现不了，我已经二十岁，不会堕落沉沦她们便恨起我来；她们说什么我是她们批评的活化身；她们和情人一起百般嘲笑我，我的征服目标是最侮辱人的计划和最卑劣的丑行。社交界里位高显要的贵妇，笑吟吟地对我制造卑鄙的阴谋，一点也不脸红。在乡下风气自由无羁的环境里，我受到形形色色的攻讦，情绪的激烈酷似本来有仇。有的男人对自己的情妇许诺，要制服我，而有的女人答应自己的情夫这样尝试一下。有的家庭主妇自荐用晚宴美酒迷乱我的理智。我有几个朋友和亲戚，为了诱惑我，给我介绍几个男子，我满可以将他们雇作俊俏的马车夫。由于我过于天真，给她们打开我整个心扉，她们很清楚，使我洁身自好的既不是虔诚，也不是名声和一桩旧情，而是不信任和不自觉的反感；她们不错失时机，透露我的品性，不顾我的心境飘忽不定，忧虑重重，肆意散布我藐视一切男人。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伤害男人的了；他们宁可原谅放浪，而不宽恕蔑视。因此，他们同贵妇一起憎恨我；他们追求我，只是为了满足复仇心理，然后嘲弄我。我看到人人的脸孔上刻写着讽刺和虚情假意，我的愤世嫉俗与日俱增。



“一个有头脑的女人对此会打定主意，抵抗到底，哪怕只是让她的敌手越发恼火；她会公开献身于宗教虔诚，跟人数不多的几个德高懿行的妇女圈子联系上，就在当时，她们致力于造就正直的人。但我的性格弱，不敢面对冲我而来兴起的风暴。我看到自己被人冷落、憎恶、误解；我的声誉已经受到最可怕和最奇特的非难而被断送。有的女人生来淫荡无行，却佯装和我接近会遭到极大的危险。”

二“在这期间，从外省来了一个人，没有才华，头脑平庸，没有任何强有力或吸引人的品质，但十分单纯，感情耿直，这在我生活的圈子里非常罕见。我开始寻思，象我的女伴们所说的，该最后作一选择了。作为母亲，我不能结婚，而且我不相信任何男人的好心，我认为自己没有结婚这个权利。我必须接受的是一个情人，才能跟我投入的小圈子相称。我决计取得这个外省人的欢心，他的名字和在社交界的地位能给我绝妙的保护。这就是拉里厄子爵。

“他爱我，而且出自心灵的真诚！可是他的心灵啊！他有心灵吗？这是一个讲求实际、心肠冷酷的人，这类人连习好恶嗜的司法部的潇洒和说谎的机智都没有。他象通常的惯例那样爱我，好似我的丈夫有时爱我那样。吸引他的只是我的美貌，他毫不费力便发现我的心思。他的想法不是轻蔑，而是无能为力。即便他在我身上发现强烈的爱，他也不知怎么与之呼应。

“我不信还有人比这个可怜的拉里厄更讲求物质享受。他美滋滋地进餐，在任何圈椅上都能入睡，其余时间他就吸烟。



他总是这样忙于满足生理需要。我想，他整天也没个想法。

“在跟他亲昵相处之前，我对他只表示友谊，因为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高贵之处，至少我也找不到任何可恶之处；他高于我周围的人的优点正在这里。听着他的献媚，我很庆幸，他会让我对人性有好的看法，我相信他光明磊落。可是，一旦我给了他软弱的女人再也恢复不了的权利，他便会缠得我不可忍受，他的整部爱经会压缩到他还能尊重的几次恩惠的表示而已。

“你看我的朋友，我躲过卡里布德旋涡又撞上西拉？？

岩。这个人，我从他的饕餮胃口和午睡习惯来看，以为他的性格平静，甚至没有我期待遇到的热烈友谊的感情。他笑着说，他对一个漂亮女人不能只有友谊。要是您知道他称之为爱情的涵义就好了！

“我根本不想同别的女人不一样，用别的泥块捏成。眼下我不再属于任何性别，我想，我当时完全跟别的女人一样，但我的智能不够发达，遇不到我能深深爱上的人，以便对禽兽般的生活现象投以一点诗意。尽管你是个男子汉，因此在感知方面不够细腻，但你应该明白，一个人还没有领会爱情的需要，就要屈从爱情的要求时，内心所具有的厌恶。三天之内，对我来说，拉里厄子爵变得不能忍受了。

“唉！我的亲爱的，我一直没有毅力摆脱他！六十年来，他给我的是折磨和腻烦。我出于怜悯、懦弱或无聊，才容忍了他。他始终不满意我的迁就，我愈是遏止他的激



情，他愈是围着我转，他对我的爱情，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最有耐心、最勇敢、最持久和最令人厌烦的感情。

“自从我把他吸引在身边当作保护人以来，我在社交界的角色远远好受得多了，这倒是真的。男人们再不敢追求我，因为子爵是个可怕的爱动刀使剑的人，他又残忍又爱嫉妒。女人们早先预言我不会光盯住一个男人，愤愤地看到子爵拴在我的马车上；或许我对他的耐心夹杂了一点虚荣心，不致使一个女人显得被遗弃的虚荣心。在这个可怜的拉里厄身上，却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但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子，心肠好，懂得及时收住话头，生活阔绰，也不缺乏那种廉逊而自负的仪表，这能突出一个女人的身价。最后，贵妇们不仅决不轻看那种倨傲的美，而我觉得这反倒是子爵的主要缺点，她们还惊异于他对我真诚的忠贞不渝，把他当作楷模，提供给他们的情夫。我于是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可是，我对你实说，这只能略微补偿这种亲密关系的无聊。我忍气吞声，对拉里厄保持始终不变的忠诚。瞧，我亲爱的孩子，我是否像你想象的那样对不住他呢。”

“我完全了解您。”我回答她说，“也就是要对您说，我为您抱不平，我尊敬您。您为您那个时代的风俗作出真正的牺牲，您受到磨难，因为您高出于这些风俗。再多一点精神力量，您就会在美德中找到在私通中见不到的幸福。不过，有一点令我诧异：这就是您一生竟然没遇到一个能了解您的人，值得您产生真正爱情的人。能否由此断定，今人胜过往日的人呢？”

“这也许是你们的妄自尊大之见，”她笑盈盈地回答



我。

“我难得颂扬我那时代的人，但我怀疑你们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不必空发议论。不管男人们怎样，我的不幸，过错全在于我；我没有这份聪明去评论。象我这样孤高傲世，本应该成为一个十分高明的妇人，在所有这些极其平庸、虚伪、空虚的人中，运用慧眼，识别出一个古往今来罕见而了不起的真正高尚的男子。对此，我当时过于无知而狭隘。由于阅世渐深，我获得了更多的判断力：我发现，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原来我也一古脑儿憎恨的，却值得另眼相看；但那时我已经年迈了。我觉察到这点为时已晚。”

“而您年轻的时候，”我又说，“您连一次也没想重新尝试一下吗？这样切齿痛恨从没有动摇过？真是咄咄怪事。”

三侯爵夫人沉吟不语，蓦地，她将在指间长久把玩的金鼻烟壶啪嗒一声放在桌上，说道：“那么，既然我已开始自我坦露，我想和盘托出。好好听着：

“有一次，我平生绝无仅有的一次，我恋爱了，但爱得与别人不同，这是热烈的，不可遏止的，席卷一切的爱，而实际上是理想的柏拉图式的爱。噢！听到一个十八世纪的侯爵夫人平生只有一次爱情，而且是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令你很惊讶吧！唉，我的孩子，你们这些年轻人，这是因为你们以为了解女人，但却一无所知。如果许多八旬老姬肯向你们坦率地叙述身世，你们或许会发现在女性的心灵里你们没有想到的恶习和德行的源泉。

“现在，你猜一猜，我，侯爵夫人，贵妇中最傲慢和目空一切的侯爵夫人，我为之神魂颠倒的男子属于什么阶



层。”

“是法国国王，或者是王太子路易十六。”

“哦！如果你这样猜下去，得有三个小时才能猜到我的情人。我不如告诉你吧：这是一个演员。”

“在我想象中，这依然是个国王。”

“在戏台上出现的最高贵最洒脱的国王。你不吃惊？”

“不太吃惊。我听人说，甚至在法国偏见最有势力的时代，这类不分贵贱的结合也并不罕见。埃皮奈夫人的一位女友跟热利奥特不是一起生活吗？”

“你非常熟悉我们的时代！这真叫可怜。唉！正是因为这一类行为记载在回忆录中，以惊奇的口吻援引出来，你才断定它们罕见，与时代风尚是矛盾的。请相信，他们那时引起了轰动；当你听说吉什公爵、马尼康公爵、利奥纳夫人和她的女儿的丑行败德时，你便能肯定，这类事在发生的当时同你读到的时候，一样令人气愤。你认为以愤懑的笔触转述给你看人，才是法国正直的人吗？”

我丝毫不敢反驳侯爵夫人。我不知道，我们俩哪一个更有资格去下断语。我请她言归正传，她又这样说下去：

“为了向你表明，这件事多么难以令人容忍，我要告诉你，第一次我见到他以后，我对坐在我身旁的里埃尔伯爵夫人表达了我的倾慕之心，她回答我：‘我的绝色美人，除了我，你没对别人这样热切地表白心声，做得很对；假如人们怀疑到您忘记了，在大家闺秀的眼中，演员算不得人，人们就会不留情面地讥笑您。’”费里埃尔夫人这席话萦回在我脑子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当时的处境，我



觉得这轻侮的口吻很荒唐；这种对我万一透露了倾慕之情会损害自身的担心，好象假惺惺而又带有恶意。

“他名叫莱利奥，意大利人，但法语说得很出色。他大概有三十五岁，尽管在舞台上他往往显得不到二十岁。他演高乃依的戏胜过演拉辛的戏；不过，无论是演这一个和那一个戏剧家的戏，他都是无与伦比的。”

我打断了侯爵夫人：“我很惊讶，他的名字没写在戏剧天才的年鉴上。”

她回答说：“他向来默默无闻，无论城里还是宫廷内，大家都不欣赏他。开初，我听说他受到喝倒采。后来，观众考虑到他内心的热烈和不断上进的努力，容忍了他，有时向他喝采；总的说来，观众一直把他看作一个趣味低劣的演员。

“这个人在艺术上不属于他的时代，跟我在风俗上不属于我的时代一样。或许就是这种非物质的，然而强大无比的联系，从社会链条的两端，将我们的心灵吸引到一起。观众不理解莱利奥，如同社交界对我的评论。‘这个人演得太过分，观众这样评论他，’他表演过分，却一无所感。’而人们这样评论我：‘这个女人可憎可厌冷冰冰的；她没有感情。’有谁知道我们这两个人是否最强烈地感触到时代气息呢！

“那时节，悲剧要演得十分得体；必须有风度，即使是打耳光也罢；必须死得体面，要优雅地倒下去。戏剧艺术编排得适合上流社会的口味；演员念白和动作要跟费德尔和克吕泰奈丝特拉用作古怪打扮的裙环和粉相调和。我没有斟酌和品评过这个流派的弊端。我思索得不深入；只



是悲剧使我厌烦得要命；由于要适应它，这种格调实在不高，我一星期得两次鼓起勇气去受这份罪；我听这些矫揉造作的大段台词时流露出冷瘠的不自在的神态，使得人们议论我，说我对艳诗丽词之美麻木不仁。

“我离开巴黎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晚我又上法兰西喜剧院，去看《勒·熙德》的演出。我在乡下小住时，莱利奥已被这个剧院接纳。我是头一回看到他。他扮演罗德里格。我一听到他的声音便激动起来。他的嗓音深沉，不很响亮，却遒劲有力，抑扬顿挫，观众批评他的，这是其中一个方面。观众期待熙德是男低音，正如他们希望古代英雄都是高大强壮的那样。一个国王不到五尺六寸高，是不能戴上王冠的：这同高雅趣味的评断截然相反。

“莱利奥矮小瘦弱；他的美不在于形体，而在额角的庄重，举止无可抗拒的优雅，步态的潇洒，脸孔高傲而忧郁的表情。

我从未见过一尊塑像、一幅绘画、一个人，有更理想、更高妙的美的魅力。幻美这个词大概是为他而创造的，用于他所有的言语、眼神和动作。

“我怎么对你说呢！我所产生的印象委实是幻美。这个人，他走路，说话，不拘一格和无所企求地行动，呜咽时既发出声音又出自心灵，忘却自身，与激情混同；这个人，他的心，好像使他憔悴颓丧，他的一瞥包含着我在上流社会寻觅不到的全部爱情，对我产生的力量宛如电流；这个人，生不逢时，得不到光荣和赞赏，只有我了解他，同他一起向前，五年里他是我的国王、上帝、生命和爱情。

“见不到他，我便不能生活下去：他统治我，他主宰



我。

对我来说，这不一个人，但我对他的理解不同于费里埃尔夫人；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一种精神伟力，一个精神大师，他的心灵能随意揉捏我的心灵。不久，我再也不能隐藏我对他的印象。我放弃法兰西喜剧院的包厢，以便不要暴露自己。我假装变得虔敬，每晚上教堂祈祷。其实，我打扮成年轻女工，置身于平民之中，随心所欲地听他念白欣赏他的表演。临了，我买通剧院的一个职员，在大厅的角落订了一个隐秘狭小的位子，任何人都看不到我，而我从一条暗道进出。为了更加稳妥，我打扮成学生模样。我作出这些疯狂举动，是为了一个我跟他人未说过一句话，从未交换过一个眼风的人，我这样做自有神秘感的吸引力和幸福的幻念。我的客厅的大挂钟敲响要演戏的钟点时，我的心就怦然乱跳。我试图凝神静思，这时仆人准备好我的马车；我激动地迈步向前。倘若拉里厄在我旁边，我会粗暴地对待他，打发他走开；我极其巧妙地避开其他讨厌的家伙。我看戏的热情生出的机智令人难以相信。我非得躲躲闪闪，精经小心，才能在五年内不让拉里厄知道这种热情，而他是最爱忌妒的人，另外也不让我周围那些恶毒家伙知道。

“不瞒你说，我不但不同这种热情斗争，反而贪婪地欣然地沉浸在里面。这种热情多么纯净呵！我何必要为此脸红？这种热情给我创造了新生活，终于促使我追求我早就了解和感受的东西；这种热情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成为女性。

“我是幸福的，因感到颤抖、窒闷、瘫软而自豪。强



烈的心跳第一次唤醒我麻木的心时，我的骄傲如同年轻的母亲感到胎里的孩子最初颤动时的心情。我变得爱赌气，爱笑，狡黠，反复无常。好心的拉里厄观察到，虔诚使我变得奇怪地任性。在社交界，大家感到我一天天变得更好看，我的黑眼珠莹莹放光，我的微笑含有深意，我对一切事物的见解切中要害，比人们认为我能达到的看得更远。大家把这归功于拉里厄，而他对此一无所知。

“我的回忆很不连贯，因为我这一时期的生活回忆多得满溢而出。给你诉说，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我的心一听到莱利奥的各字还要战栗。刚才我对你说，一听到挂钟敲响，我就快乐和激动得哆嗦。至今我仍然好像感到钟声敲响时，我身上油然而起的美妙的窒闷状态。从那时起，我几经沧桑，好不容易才幸福地待在玛雷区的一个小套间里。嘿！我毫不留恋我豪华的公馆，高贵的城厢，往昔的辉煌，却留恋使我缅怀爱情与梦幻时代的事物。我在厄运中留下几件这个时期的家具，如今我看到这些家具就十分激动，仿佛钟声快要敲响，我的马儿在踩踏路面似的。噢，我的孩子，永远不要这样恋爱，因为这是一场风暴，至直与世长辞才能平息！

“于是我动身了，活泼，轻快，年轻，幸福！我开始珍惜构成我的生活、豪华、青春和美貌的一切。幸福通过五情七窍和所有毛孔向我显示出来。我悄然蜷缩在四轮华丽马车里，双手插进皮笼，对着我对面的金框镜子，左左右右地端详自己光采照人的打扮过的脸。那时妇女的服装一直受到后人的嘲笑，非常华丽，光彩夺目；穿得趣味高雅，因过分奢华而受到指责，但能给美貌一种高贵和妩媚

